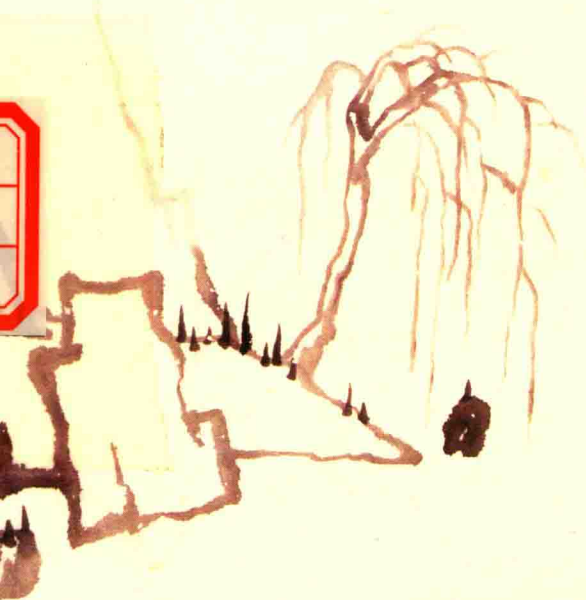


不忘此生优雅

周作人／著 老树画／绘

青文 树品



不忘此生优雅

周作人、著
老树画画、绘

青文 树品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忘此生优雅 / 周作人著.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46-1195-3

I. ①不…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5101号

不忘此生优雅

周作人 著

老树画画 绘

出版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郭翠青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开 本：32开(880mm×1230mm)

印 张：11.2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36.00元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发 行 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乾坤平分昼夜，却是燕子来时。水边新绿野菜，陌上粲然花枝。



春深一室闲静，水远两岸清平。花开花落总关情。心起梦中念，舟往云边行。
诗书半卷读罢，有人弄箫长亭。但闻呜咽不知名。风烟总寂寞，乱红自飘零。



我总是忍不住，在黄叶飘零的季节，想起花开的样子。
我总是忍不住，在街头独坐的时候，想起你走过的样子。



一弯天上月，一树水边花。花下做一梦，与你在天涯。

第一辑 | 茶话

砚台的寿命	002
吃鱼	003
吃肉	005
忌十三	006
张三李四	007
谈迷信	009
嫖客态度	010
洋囡囡	011
河伯与龙王	013
理发店的标识	014
蛆的用处	015
头发的问题	017
猩猩的血	018
洗三的咒语	020
自然界的男性	021
男女的装扮	022
接生的故事	024
壁虎尾巴	025
守宫砂	026
三顿饭	030
打狗之道	031
头世人	032
狼的声名	034
鸟吐蚊子	035

第二辑 | 格物

- 038 故乡的野菜
- 041 苍蝇
- 044 金鱼
- 049 虱子
- 056 水里的东西
- 060 苋菜梗
- 066 结缘豆
- 071 石板路
- 076 爆竹
- 079 不倒翁
- 081 爱竹
- 083 十字街头的塔

第三辑 | 聊生

- 088 生活之艺术
- 091 喝茶
- 097 谈酒
- 101 吃菜
- 106 谈娱乐
- 111 谈劝酒
- 115 雨感想
- 119 立春以前
- 125 风的话
- 132 南北的点心
- 138 一个乡民的死
- 140 卖汽水的人
- 143 星里来的人
- 146 上海气

第四辑 | 记人

关于鲁迅	150
志摩纪念	161
半农纪念	167
怀废名	172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179
北大感旧录之辜鸿铭	184
北大感旧录之刘申叔	188
北大感旧录之黄季刚	190
北大感旧录之林公铎	192
北大感旧录之许守白	196
北大感旧录之黄晦闻	200
北大感旧录之孟心史	201
北大感旧录之冯汉叔	203
北大感旧录之刘叔雅	206
北大感旧录之朱邊先	208
北大感旧录之胡适之	210

第五辑 | 忆昔

初恋	216
娱园	218
先母事略	221
老人转世	228
我的笔名	234
留学的回忆	237
《语丝》的成立	243
补树书屋的生活	247

251	若子的病
255	若子的死
256	前门遇马队记
258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267	复辟避难的回忆
270	致溥仪君书
274	监狱生活
279	在上海迎接解放

第六辑 | 论世

288	私怨的中国
289	日本与中国
294	苦口甘口
301	灯下读书论
308	女人的禁忌
316	哑巴礼赞
319	麻醉礼赞
322	关于活埋
332	祖先崇拜
336	伟大的捕风
340	上下身
343	两个鬼
345	死之默想
348	沉默

第一辑 | 茶话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砚台的寿命 I

我们乡下称砚台只是叫砚瓦，可知原来是用瓦做的，有如乳钵，用以研磨石墨煤烟，仿佛一个颜料碟罢了。后来文房用具考究发达起来，砚台改用石头，有端歙各种佳品了，但那只是少数人所用，平常的也还是一般青石，与瓦相差不远，只要不滑而发墨，就很好了。这样的砚台我想是在将来也不会被废弃的，论便利自然比不上自来水笔，在讲堂里抄讲义，车站上写个电报，拿块砚台很不合适，但是在社会上他的适应性还不小，这里就是他的生命。

中国纸除仿造的一点报纸洋纸以外，都不宜于墨水钢笔，假使中国不能发达造纸工业，提高人民生产，使得供与求方面获得足用的资料，则在柔软的纸张上，势必仍须毛笔来画，而砚与墨也就变成不可少的东西了。四者之中，纸具有决定的性质，此外三者则又以墨为主，笔砚却是附庸。墨与外国墨水之不同，在于一者有胶而一者无胶，因为有胶所以可以

写在质松的纸上，同时所用的笔也须是“刷子”似的东西，而不能用削尖的鹅毛管或是金属制品了。墨里有胶，制成锭块，研了才可使用，于是砚就出来了。

或者说墨也可以制成液体装瓶备用，这理论是很对的，可是天然墨等至今未能成功，可知还有困难，这种制品往往成为新东西，定价很贵，或者也是个障碍吧。我们一生不曾见过好端砚，可以呵出一文钱的水来的，只是中国现时的情形，暂时用纸不能改变，还得借用旧式的笔墨，因此觉得砚台也可以有相当的寿命也。

吃鱼 I

生长在江浙的人说起鱼来，大概总觉得一种爱好，孟子说，鱼亦我所欲也，可见这并不论地域，现在只就自己所知道的来说罢了。水乡不必说了，便是城里也都是河道，差不多与大街小巷平行着，一叶渔舟，沿河高呼“鱼荷虾荷”，在门口河步头就可以买到，若是大一点的有如胖头鲢鱼鲫鱼之类，自然在早市更为齐全便利，总之在那里，鱼虾的供给是与白菜萝卜一样的普遍的。人家祭祖照例用十碗头，大抵

六荤四素吧，从前叫厨司代办，一桌六百文，三鲜里有鱼圆，此外总有一碗煎鱼，近似所谓瓦块鱼，在杭州隔江的西兴镇，饭店老板劝客点菜，也总提议来一碟烤虾一块煎鱼，算作代表的家常菜。农工老百姓平常少吃肉，鱼介却是常用，鱼固然只是小鲜，介则范围颇广，虾蛏螺蚌，得着便吃，价亦不贵。此外宁波来的海味，除白鲞外，王瓜头鲞带鱼勒鲞以至淮蟹，因腌货可储藏而又杀饭，大家爱用，南货店之店铺多，生意好，别处殆鲜有其比。古人称越人断发文身，与蛟龙斗，与蛙龟处，现在不是那样了，但其与水族的情分总之还是很不错的。

北方虽然也有好些大河，鱼却不可多得，不能那么大众化了，一般人吃不着，咸鱼也少见，南货店多只卖干果类，稻香村之类的地方带卖一点鱼鲞，这又成了贵货，不是平民的食品了。大概鱼类宜于吃饭，自然吃酒更好，若是面食那便用处很少，除非是吃黄鱼面或划水面，但这又不是北方普通的吃法，供给不多，需求又少，其所以不能大众化，盖非无故也。

吃肉 I

从前有一个我的朋友，并非什么有名人，而且已经去世了，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凡可吃的东西他都能吃，只有人肉除外。我很赞同我的朋友的话，自己觉得也正是如此。话虽是这样说，人肉固然不吃，别的肉类也是吃的不多，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吃过的四只脚的肉有猪羊牛驴，狗马骆驼则不曾吃着，甲鱼与田鸡不知是否也该列在里边，两只脚的有鸡鸭鹅，雉鸡柏子鸟麻雀野味。我并不主张吃素，但也不赞成一定非吃肉不可，有些飞走的小动物，有如鸽子兔子，不必搜求来吃，既有普通的鸡豚也就可以够了。

我的意见大抵如古人所说，蒜葱鱼肉碰着便吃，觉得无须太是馋癆，一心想吃别个的肉，况且在现时这个肉价钱，要吃也实在不易。动物有草食肉食两种，生理各别，不能改变，人原是草肉兼食的，比较可有通融，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通年把羊肉当饭，有些山乡的老百姓每天只吃番薯与六谷（玉米）糊，也一样的生活下去。中国本部的人愁的只是没有饭吃（包含面与杂粮在内），没有肉吃怕甚么。列位不要以为这是《伊

索寓言》里的狐狸，因为够不着所以说是酸葡萄，我的话是代表中国的穷人说的，自然也连自己在内，乃是由衷的真话。

《孟子疏》中说七十者不食肉不饱，虽是好意却并非事实，至少现时的老头子没有这样好胃口，即吃也甚有限，这里可见古今人之不同，但同时又有一句云肉食者鄙，这倒有几分道理，假如要找酸葡萄的口实，庶几可以适用吧。

忌十三

在一本讲古代文明的书里，说到禁忌的问题，他说野蛮与文明在这里有显明的区别，其一谨守禁忌，而其一则否。但是因为世上没有地方是充分文明的，所以在所谓文明人中仍多有蛮风之遗留，有如请客忌讳十三个人，即是一例。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在中国知识阶级中谨守十三的禁忌的也是常有。不过这乃是从外国输入的，我们本有些土禁忌，后来又加上洋禁忌去，自然更觉得热闹了。

从这一点上看来，解说又略有不同，这个禁忌并不出自蛮风之遗留，却是奴化的模仿，正如从前的报馆闹什么四月愚人节一样。因为我们中国原来是半殖民地，这种情形可以